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詞倫彙編人事典

第九十卷目錄

生死部藝文二

臨終詩

漢孔融

七哀詩

魏阮瑀

挽歌

繆襲

擬古

晉陸機

擬挽歌辭三首

陶潛

代葛里行

前人

代挽歌

宋鮑照

松柏篇并序

前人

擬行路難二首

前人

臨終詩

吳邁遠

哀謝思舊

齊顧歡

告近篇

梁蕭統

挽歌

陶弘景

古挽歌

北齊祖延

送終

唐孟雲卿

遺病

韋應物

臨終

元稹

王可封臨終

陸準

臨化示弟子

杜牧

短歌

陳嘉言

臨終詩

崔元亮

短歌

釋皎然

建終名客

五代敦煌令賓

紀命詞

明董斯張

自挽二首

趙友生

辭世述

前人

生死部紀事一

人事典第九十卷

生死部藝文二

臨終詩

漢孔融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何潰壞孔端山壞出衆人

渭渭江漢流天恩追冥至幾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麻解無忠誠事繁死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爲一日

三入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經萬事畢

七哀詩

魏阮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

吳吳九泉望遙遠長夜夢身盡氣力索精魂旋所還

嘉穀設不御旨酒嘉膳林出墳望故鄉但見寄與家

挽歌

繆襲

生時遊國郡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白日入地處迴車思顯馬造化羅神明安復存我

形容精歇滅鬢髮行當墮日古古有然誰能離此者

挽歌三首

晉陸機

上擇考休貞壽命成在茲風驚驚徙御結轡朝重基

龍旋被廣梯而畢始程旅旅言何惜晴光翠澤中開

中開且勿喧悲黃龍壽詩死生各異倫粗較富有時

舍對兩微位慘疎進靈輓伏傷歸泉畢出宿歸無期

惟招魂還影轉千與子辭間說成昔與友朋自還來

翼翼飛輕軒駭駭素車駭按樹遊長海送子長夜兼

呼子子不聞泣于子不知歎息重攬側念我時時

三秋蒼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沒身易亡後子非所能

含言言哽咽揮涕流涕瀟瀟

又

流離親友思憫悵神不奉幸警佇瞻軒元望驚飛蓋

哀鳴典積宮遇遇悲野外魂與寂無聲但見冠與帶

備物象平生生長誰爲師悲風厲行執後雲蒼瀟瀟

振策指靈丘寓言從此逝

又

重早何催鬼元應賞其間磅礴立四極穹隆放蒼天

倒聽陰陽演臥觀天井壁壘背何事瞻大尊安可畏

人住有返魂我行無歸半昔居四尺宅今託萬鬼鄉

首爲十尺軀今成灰與塵金土素所佩鴻毛今不振

豐肌製護蟻妍委水夷浪齊堂延魑魅虛自相負

蟻蟻何待魑魅我何親惜心痛荼毒未歎莫爲陳

擬古

陶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落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家

山河滿日中原轉茫茫古時功名上幾幾事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山松柏爲人伐尚墳互低昂

類其無遺王遊魂在何方榮華或足貴亦增可憐傷

擬挽歌辭三首

前人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終非命爲人今日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室不勝哀索啜且及無我哭

古挽歌

唐孟雲卿

草草閭巷室，室中更無人。何所盡我生，人
北邙路非遠，此別於天地。臨穴賴權棺，王哀及無淚。
爾形未衰老，爾志操軍推。肯安可離堂，天若容易
房。便即置帳，庭下為哀次。凝露歌斯人，生靈如青
送終

韋應物

奄忽逾將日，月復具長。蕭蕭車馬悲，輓發中堂
生平不同此，居一日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復委山
行。出關南門望，望鬱蒼蒼。日人乃云，過輓哭，宿風蕭
蕭。還俯元誠，誠誠但還還。方當永清，將仰視白日。光
俯仰還，還車封樹已荒涼。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
皇推知所失，嗚呼我哀我。即事簡食，卒歲月始難忘。
遺痛

元稹

自古誰不死，不復說其名。今年京城內，死者老少并
獨孤。纔四十，仕宦方榮華。年三十九，春明有清聲。
趙昌八十餘，三擁大將旌。高生信異異，之死同冥冥。
其家哭道旁，一無異情。共頌嗟嘆息，各各無車輕。
萬齡龜齡等，一死天地平。以此方我病，我病何足驚。
譬如今日死，亦足了一生。借使到百年，不知何所成。
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後復就此，去爾何所禁。
前身為過客，來世即前程。但念行不息，豈覺無路行。
蛇骨龍不死，蛇皮蟬自鳴。胡為神蛇體，此道人不明。
持謝愛朋友，寄之仁弟兄。吟此可達觀，世言何足聽。
臨終

王可封歸終

杜牧

舊國恩深不易酬，文難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
應，橫魂終身乞速休。

十世為僧少子孫，一生長負信陵恩。前朝理骨寒山
下，為報終休休憐憫。

陳彝言

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送營營。輪迴債債今還
畢，搔首臨詩憐上清。

崔元亮

繁榮斂悴石破灰，即空即寂即眼生。花許許為客，今歸
主。大曆元年是我家。

釋皎然

古人若不死，吾亦何所悲。蕭蕭煙雨九原上，白楊青
松葬者誰。貴賤同一塵，死生同一指。人生萬代共如
此，何異浮雲與流水。短歌行，短歌無窮日。已傾都宮
梁苑徒有春，春草秋風傷我情。何為不學金仙侶，一
悟空王無死生。

五代妓顏令寶

氣餘三二噙花刺，南二枝話別。一尊酒相憑，無後期。
短歌

明董斯牧

十年浪迹五湖遊，歷歷蓬門白紵秋。巴蜀杜鰲新帝
島，洛陽魏紫舊妃花。無情出岫雲成我，到處飄蓬空
是家。客夢蕭然關塞遠，西園獨有綠沉瓜。

又

寒風凜冽怒天吳，吳越客情魂未便。枯旱母也却東海
孝，鉅室翻翻背北山。恩錢堪有十二生，何仙掌金中六
甲。甲符前度劉郎貧，似我無窮野鬼共揮榆。

又

風雨龍門一敵，隨山心寂寂。寂寂九陰誰人，孤似連山
易有客。客夢平波，客書歸夏，客情招損，與客秋風早似。

又

相習為舊，九上霜侵骨。傷夜空，權氣不除。
又

又

紙上海花，個個自招。招青石葉，夜燒香。谷神語合，續成
綺語。到名留未是，幾好客從來。能作一畫數，公何意。
為國到名留未是，幾好客從來。能作一畫數，公何意。
自挽一首

趙直生

嗚呼！騎牛人汝往，一何遽。形神如此，難奪命豈從促。
壯歲即抱病，有書不能讀。守茲困窮，不能致親祿。
既無耕種力，靡進水與菽。日月忽不遑，今最就當木。
大化已云終，何勞妻子哭。未別竟無歸，驚魂寄餘絲。
又

前人

謝世述

消去歸大壑，欲遠隨風去。我生等浮雲，與飄風遇。
馳逐山谷中，遷延不知處。雲散風已息，誰能大宇
應。云人化盡，為身後也。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家語問篇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諸伯王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廟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性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得然失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進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說苑辨物篇晉平公置酒殿廊之裏使郎中馬章布菜藥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屣跣足伏刺膝仰天而嘆公引之曰今者與史魚忠感獲免乎對曰豈夫肉自生熟而適自白也木自生蠶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聚黨人主堂則不當生聚藥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人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曠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謂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史記衛世家顯驥奔宋雲公卒衛以輓爲君嗣順人國初孔懷以登臺子路入曰太子爲用孔懷雖殺之必成權之石乞子繁殺子路以戈擊之劉蒯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繁繫乎若何流涕去此國而死乎使

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某止據管從而泣曰臣觀君之賜死食藥因可得而食驚焉後車可得而乘也且君不欲死而見於吾子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歎曰子桑人今日之涕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傳笑何也對曰從賢者當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而有常守之則壯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有將守之吾君方將被棄豈而自立乎賦賦之曰唯事君者何暇念死乎則君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君之遠處之速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諫諍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爲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曰臣者各一難焉

晏子雖下篇晏子病甚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後發諸親家母變爾俗也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吾謂其妻曰雖死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誓之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傷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窮也

左傳哀公六年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上戰不吉子退不吉曰日晏則死也再敗楚帥不如死棄盟逃陳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歸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舍公子結亦不可則舍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夏卒於城父子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寡臣臣敢若乎從君之命願也立君之子亦願也願不可失也與子期子西諫辭師聞途退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楚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來日以爲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

當王身若禁之可殺於令尹司馬王曰除厥心之疾而冀諸般既何益不數不有大過天其大降有罪受罰又焉殺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昭王曰三代也死亦不越堂江漢非所獲罪也遂弗祭然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過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無後天常有此冀方今天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莊子大宗師篇子祀子輿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其遊於心遂相爲友俄而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大造物者將以予爲此狗狗也而後發骨下有五管隨隨於齊利焉於項句鬻指天陰陽之氣有沕其心而無事辭隱而微於井曰嗟乎大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狗狗也子祀曰汝惡之乎子亡乎何惡汝復化而化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爲來時復復化而化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爲彈來時復復化而化之左臂以爲神爲馬子因而乘之吾更更而後且夫特吾時也夫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順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有病痛癢癢聲其聲子張而泣之子罕往問之曰此趣無恒化傷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以汝爲鴞又將以汝爲以汝爲馬乎以汝爲馬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聽於父母後近吾死而我不聽我

則舉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勢我以生供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治鍊金金既歸日我目必爲鐵鉅大治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說哉然蘇達然覺于子孟子反子率張三人相與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蓬駕騰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達於心達相與友其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荷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始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回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陶鑄執以死爲決潰潰離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亡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懷德爲世俗之外遊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教民也雖然吾與共其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相忘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忘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者子貢曰敢問時人曰時人者瞬於人而倖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之君子人之

君子天之人也顧曰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甚無涕心中不感思喪其家無是三者以喪喪者魯國固有無異而得其名者乎同一怪之仲尼曰大孟孫氏之喪達於知矣唯聞之而不得夫已有所聞矣孟孫氏不知所以至不知所以死不知就生不知知就死若化爲物以得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適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日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百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蓋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故夢爲鳥而厲子大驚焉應而夜於闇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覺者于逆適不及矣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墓天一吳楚春秋句踐將葬請于子與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帝之德承大聖之統葬之福從窮越之地藉楚之前鋒以維吳土之支路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備魏魏自致於斯其可不說乎夫窮者之復難以久立其供之歲遂卒

之上則倉卒之而丘也故人也夫明主不與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遂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葬年七十三矣余聞之曰吳天不亡不懲過一老律機余一以在位矣與余在疾于平哀哉父父無自律禮記禮弓成子高喪疾處遺人謂曰子之病華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按注不食之地謂不耕之土

衡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難痊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禮之與之邑義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側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費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躍然曰吁曰華而脫大夫之費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喪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費曾元曰夫子之病華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日請收易之曾子曰聞之喪我不知也後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聽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子張病召申詳而謂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說苑物者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遠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

知也死後自知之猶未晚也

前漢書楊王孫傳楊王孫者孝武帝時人也年黃老之
衛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將先令
其子曰吾欲廣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
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
子欲慙而不從重慶父命欲從其心又不忍過往見
王孫友人鄭俠顧侯與王孫孫子王孫苦疾僕迫追
上王孫未得詣顧侯存精神思慮進藥厚自持
獨聞王孫先令嚴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
幾尸地下將見先人稱爲王孫不取也且李遷曰
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賢何必區區獨守所
聞顧王孫葬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
忍其親故爲棺槨今則過之吾是以嚴葬將以矯世
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財單
解腐之地下或過今日人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
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隨者
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
聲適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隔真使歸者不
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
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神形各歸其
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
得葬以棺槨隔以棺槨者體槨而合金玉石炭不
得葬爲枯槨千載之後棺槨朽腐適得歸土就其真
宅歸是言之焉用久客棺槨之葬也豈木爲棺槨
爲爲其絀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涉渙故聖王生易尚死
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
留歸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虛言不

焉也耶侯曰善遂葬

朱雲傳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
身服棺棺周於身上周於棺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
外
卓太尉初病初待諸數言高論自恐違害純命
辭曰元龜漫驚謂安時今麻痺機微得個分增若
浮談動則機分變機後機可操今發忠忘身自提
四寸毫釐折其肱得往今涕泣流分在蘭心結情今
傷肝紅短短今日微事者竟今未聞痛入天分鳴呼
竟際至今誰語即天光今日別招上帝今我察秋風
爲我憂浮雲爲我陰陰若是我欲何留掛神軀分靈
其須斷還今反亡期離失據今世我思後數年乃
死如其文
西京雜記安定簡冀元景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
時人與書目算其年壽七十二景綏和元年正月二
十五日臨時死者其雙以記之至二十四日臨時死
其妻曰見其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其旨故
不致告今果後一日
杜子夏葬長安北西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
忠敬大歸不懷食先葬骸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
不之何必故臣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莫息
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
漢書并傳並爲顯川久天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曰告子恆吾生養日久死難當得法贈勿受葬爲
小棺置於棺棺依父言
兩韓傳王莽國拜韓爲韓學祭酒應韓疾不應徵
門人高卿等言朝廷虛心待君宜示有行意必爲子

孫還大業勝即謂韓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
老矣旦暮入地諒皆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義勝
因數以棺槨長事周於身棺周於身勿勿隨俗告
家種柏作祠堂高舉墓不復開口飲食探十四日死
死特七十九

後漢書來歙傳歙徵或公孫述將王元康安於河
下解陷之乘勝進軍入大權便刺殺劉歙歙殊驚
召蓋延延見歙因歙歙以報何歙歙延曰成牙
何歙然今使者中刺各無以報何歙歙延曰成牙
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下刀雖在身不能動兵
斬公耶是收漢強受所誠歙歙自書衣曰臣夜人走
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未職
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德貴爲大本大夫故
棄骨腹可任願陛下嚴發臣兄弟不肖終恐後罪
陛下哀憐教賜教督投棄掘刃而絕
祭彤傳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
北匈奴期至涿郡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國塞九
百餘里得小山乃害言以爲涿郡山形到不見焉而
還至還遠長備下獄免彤性沉毅內直自恨見許無
功出獄數日嘔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
使不稱職續不立身死誠恐愧我不可以無功受賞
死後若恐薄土所附賜賜物身自詣其地效死前以
副吾心臣既卒子遂上疏具陳遺言帝遣彤夫人
到問之大小驚召問達狀帝優者良久焉焉相葬
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遇其冢兩旁天號泣
乃去
樊宏傳宏世祖之舅一十七年卒遺教薄葬一無所

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與祔葬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願書俟候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樊鍾傳傳卒贈諡其母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生死及葬徒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司因此爲奏傳常疾之又野王歲飲甘陳者每輸擾人吏以爲利傳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言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嘆敕二郡並令從之

向長傳長壽易至損益卦明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貧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羣錄既畢數斷家事勿相聞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野北海舍處世爲舉令天下竟不知所終王喬傳喬顯宗世爲舉令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其棺中蓋復立覆

張蘭傳蘭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奏與續素臨弔賜塚塋地賜賜恩寵異於他相蘭病臨危教其子曰願皆隨掃地無餘欲率天下以儉爲三公既不能宜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壽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墓廡庶終其下而已

周壽傳壽年七十三薨朝會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吾日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屋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一尺四寸棺爲幾與一簞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足

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焉楊廣傳廣等復感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遣大臣門經寶督署等復感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遣大臣

不服罪懷遠望有詔遣郎中郎裴行至城西夕陽亭上可承許臣役檢而不得許惡聲女傾亂而不能禁何日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羅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家次勿設祭祠因伏地而卒時年七十餘廣未嘗殺良不樂豐等旨遣吏于陳縣留停喪喪葬極道制諸諸子代郵行者道路皆爲陳葬

餘歷帝即位樂豐周廣等誅反實門生盧欽陳翼論關追念樂豐朝且成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葬於華陰臨潼亭遠近車先葬十餘日乃大爲高天修築墓前俯仰悲鳴淚下雲地葬畢乃飛去節以狀上

梁簡傳簡病篤教子翼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補金朝廷死必耗費資藏衣金飯吟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餘段幾將葬道祇增塵壓願云

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遠境不卑遠賤未息皆宜重爲國損氣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殮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雖已隔家未葬猶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達志不忘遠我言也及葬親視臨喪諸子欲遵其舊制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錢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錢現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慈曰夫人棄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

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則贈之棺槨之喪一不得受喪奉送令遂留葬洛陽

張霸傳霸爲侍中後爲五更會庚卒年七十遺教諸子曰吾是州使母于死無悲因泣涕盡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卒可止此葬足藏矣而己暮遵教速朽嗣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以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固遂家焉任文公傳文公爲梓潼縣蜀武鄉石折文公曰噫西州省士死我乃當之目是常聚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張英傳英光和有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身後仕進十要銀又不能和光同塵爲陳邦所忌還奉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悲期而復機以續綿年以釘密爲不喜耳幸有南龍朝須夕下措履靈祿巾而已奢非善文食非王操推情從惠無勞客諸子從之

趙孝傳孝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改更朱厭賈延等使薄斂素棺稍以黃漆欲令速朽早葬后生不聽于孫改之乃遺書教子引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達人達士憂茲性命以存亡爲臨期死生爲朝友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乃遺教曰及葬後始歸於無歸既已消亡還合黃土土爲衆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制其墓廡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爲世理聖人之制曰古之葬者水以薪槨之中野處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迫自黃帝始愛自陶唐至於虞夏猶尚樸樸或瓦木及至

股人面而有加焉周室之制家二代復重以諸製之飾表以旌焉之儀招復令微之禮殯非宅兆之期棺槨周室之制衣金稱璧之數其事煩而重者實如神而雖微然亦秩伯周葬陳大夫設棺之末宋司馬造石槨之者吳景泰道遠德德三代之制與並邪之法實資於三吳人力殯於鄭墓玩好與於義士伎巧資於生民以末殯終之葬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則禮也于他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墓之士爭相陵尚運葬之本事雖之末葬禮之華墓禮之實端家場財以相資赴廢事生而費終亡殯所無也厚葬豈不妄人制禮之意乎記曰殯有禮矣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於并棺合殯以爲孝體豐實重陰以昭側隱者所不取也昔葬者稱棺一紀不從葬有匹配之會于常之所不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體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葬葬則別別則應應臨事合宜王孫禮葬遷喪葬館皆達於性理貴於達變梁伯鸞父沒客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後數子遺棄至親之思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部聞不絕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舉上同古人下不爲格必行之勿生疑畏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聾所議必欲改殯以存君志恐未古聖近接行事以格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棺即葬平地無墳勿上時日葬無設棺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族復有言吳失祖實建送喪到家子引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建墓以順命於

是奉行將稱各明達

范再傳再年七十四卒於家第命遺教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隆俗之俗生不得臣世雖終死何忍自問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敝事便穿身華復其明堂之奠乾飯米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于堅王于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遵令史奏將大將軍何遜移書陳留太守暴行論議會曰宜爲員師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張書傳書父叔臨終教家承曰司空無功於時復蒙賢士身死之後勿殯傳因任未傳未奔所喪於遺物故命教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惡如其無知得土而已從從之

趙岐傳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園李氏子妻妻叔同四保居貴位又自壽其保居主位皆爲廣頌教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林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

謝夷吾傳夷吾字曉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吏孝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都尉局程長有寵夷倫便收其葬夷吾到郡無所疑但望闕伏哭而還一縣驚不知所爲及還倫曰稱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還不遇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放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葬馬書長印殺上言暴卒倫以此益信信之轉下郡令懷好死日如期果卒

時博士物海郭鳳亦好聞讖善說災異古固占應先自知死期後今子市棺殯具至其日而終

續傳傳傳少學黃老應選出山年七十餘竟不肯娶折得傳傳氏易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決然終時年八十四

方術傳計子動者不知何郡都人曾數百歲行來於人前一旦忽言曰中當死主人與之爲衣子動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鄭元傳元建安五年奉魯孔子告之日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葬以議令之知命當終有頃喪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通元譚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死爲不遇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

吳志孫權傳注吳書曰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爲土幸見取焉酒客實獲我心矣

太史慈傳注吳書曰慈臨亡嘆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張猛傳猛建計宜出都林陳權從之令選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簡機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聲香非無忠臣賢佐關於治體也出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憐離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者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來世之業誠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似取於人而忠臣挾

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靈巧辯捷間於小忠幾于思愛賢愚難錯長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指訪以裁制思上無偏謬之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禮部書流涕

陸續傳績爲雲林太守豫自矜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續幼數詩書長玩補易受命南征遠疾遇厄遺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一卒

吳範傳黃武五年範病卒按注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薨臣謹曰吾無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車臨殿須臾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趙達傳達嘗推步閑居無爲引算自校乃嘆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數見達效聞而哭達遂欲歸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

呂岱傳岱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囑以素棺疏巾布襚葬送之制雖從約檢凱昔奉行之

蜀志先主傳註諸葛亮教先主遺詔教後主曰朕初病已危下痢月後轉難病始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嘆卿志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若

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故父老薄公之可讓漢書通鑑記閭閻歷數諸子及六館前君書益人

意謂國丞相思爲中饋管工六經一過已畢未遑遺亡可自慰未遑遺孫孫孫孫王與孫孫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卿其共事而巳

魏志司馬懿傳注魏書曰明帝嘗謂懿曰明史某國忠厚臣所冀望微功未効而遭此疫禍既不能自救豈負國恩身死之後其有衣幅巾飯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中山王操傳操得疾病語諸大醫視衆脈中虛實奪手詔賜於驛驛又遣太妃王林並欲省疾哀疾困敕令曰吾曰吾意甚危矣大命將盡吾既好儂而聖朝將終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葬畢詔書曰大主建葬驛驛驛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哀以葬葬道吾先城必往從之禮

男子不幸殯人之手以時爲喪堂成名之曰送志之意與疾往居之又令世于日汝幼少未聞喪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若必將以驕奢爲失也後大皇帝以禮葬非臣老老賢官客卿事兄以敬惟弟以慈兄弟若不良之行當悉除之陳之不以從流淨絕之論不改乃自其母若猶不改當以秦

國并爵臣士與其守節罹難不若貪賤全身也此亦謂大難惡耳其欲過細故無從得之陳爾小子僕修乃身事親以忠爲過太妃以孝敬關之內奉令於太妃周備之外受教於太妃以無怠乃以慰重其年

明帝紀注魏略曰魏明帝嘗與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次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改改以時服且人生有處

所耳死復何往在耶今夫太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皆軍傳紀歷統游學堂內外正始元年最爲之局泉

所耳死復何往在耶今夫太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皆軍傳紀歷統游學堂內外正始元年最爲之局泉

薛門陰詔告門人曰夫戴黃腸屬而果門陰此凶祥也乃授卒吹歌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蜀志諸葛亮傳亮病卒於軍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家足容棺數以時服不須器物衣表後主曰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財外有重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魏志管輅傳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輅因言上可知君生死之日輅使毓其生日月如言無差誤大傳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正元二年弟辰諱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明當貴乎輅長嘆曰吾自知有分重耳然天與我未可與我年當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兄娶婦也若得

見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抱不鳴也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奈何反問其故輅曰吾願上無生骨腹中無守膽鼻無憂往脚無大根背無三甲腰無三千此言不驚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嘗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蜀志周倫傳倫字踐時周遜與疾臨洛葬始三年葬嗣都尉五年子書爲本郡中正清正學說求林逋往與周倫周倫曰昔孔丘十一劉向揚雄七十而沒今吾年過七十恐患孔子遺風可與揚雄同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

執事不出後處必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間以衛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訥訥常侍疾屬不拜至冬

卒

益都有舊傳何祗慶桑生井中趙占曰桑非井中之物者四十八君壽不遇此歲年四十八而卒搜神記吳時嘉興伯始病使道士呂安禱座石有弟子戴本門入居住海鹽伯始遂以助石靈臥夢上天北門下見外駭馬三匹云明日當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恩石覺覺譯本云如此死期已至可急還與家別不幸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懼不得到家也問一日三人同時死

晉書王祥傳祥疾者遺令謂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終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違吾生值季冬登曆歲試無咎佐之動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護尸音淥哉太陰時所服所屬山玉佩術石玉訣浸棺首勿以飯西芒土土自堅與勿用雙石勿起墳陶穿深一丈櫛取容棺勿作前布几簋置舊棺饗之具棺前但可施林檎而已櫛備各一盤元酒一盃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料乃設特性無違余命為衆人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撻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哀立之哀日降殺飲食之至自有制度大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見弟伯怡宗族欣悅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皆率而行之

石棺傳也漢為紉制日延陵海葬孔子以為違禮葬

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飲以時膳不得寢室又不得飯吟為愚俗所為又不

得設棺槨明器也定多之後復土薄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晉王孫卿葬婦時其奉命君子不識現於合禮者邪種子皆奉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杜預傳預卒時年六十三帝其嘆惜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宣伯為追諡今日古不合葬明於葬始之理則於葬有為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葬在更議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畫策以公奉使過蒼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子產之家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遠山體南北之正而郭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南水自燃之石以為家藏費不勞巧巧而此石不人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憐小人無可動聽千載無毀檢之致也吾去奉入朝因郭氏喪亡疑防閭新葬自未嘗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城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有氣其高顯雖

未足比邢山然葬事一陵而昭宮南觀伊洛北望夷叔墓遠覽覽之所也故遂表尉遲闕為一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石而開隧連南則備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見耳棺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以遺之夏後獲獲漢武為墓門姓嚴妻侯侯服王食窮滋極珍及將殯還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漢雖生

不祇聞名則死則儉約命終是深遠存亡之理世說衛玠從從議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瞻玠先有羣虎隨不壞芳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晉書安平獻王準傳準雖見尊威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親良士河南溫縣司馬子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當以祭棺單柩故以時服奉始八年葬時年九十三涼武昭王嘗傳萬字元感獲侯順命朱驥曰吾少離秦毒日艱備嘗於喪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石今氣力微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呂不悲之所謂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當居子也善相輔導遂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導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驕驕率其失敗之要十三年薨

王坦之傳初坦之與弟坦之弟法師等每共論明報應使要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實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性當動修造遂以升佛神明耳言言不見坦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坦之祖述傳述為鎮西將軍方當提鋒越河掃清冀期會朝廷延諸君若思為都督遂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謀且已藉利除收河南地而若思慮有一日來殺之慮其快也且聞王敦與劉琨等猜隙甚有內難大功不建感流發病乃致書擊汝南大木山下將中原士庶咸謂遂當遷武卒而反置家徐處或家之不納遂雖內懷憂憤而面取取不經營務武

平城城北臨黃河百接成軍四望甚遠恐南無堅
壁必為賊所焚乃使守汝南太守濟南汝南太守
張敞新募內史周問率衆築壘未成而寇病甚先是
華陽成關間術人戴洋洋乃祖惟州九月當死初有
妖星見於蓬州之分歷陽陳又謂曰今年西北
大將當死遂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
我此乃不敵國也侯幸於嘉丘時年五十六澤州士
女若喪者妣譚樂百姓爲之立祠開贈車騎將軍
葛洪傳澤州刺史鄧振夫洪東宮太守辭不就後忽
與振疏云當遠行尊師姑期便發欲得建恨往別
而洪坐至日兀然若睡而卒振至遂不及見時年
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豐軟車尸入棺甚輕如
空衣世以爲尸無得仙云

王懷博漢扶新馬於燈下轉屋尾視之嘆曰如此人
會不得四十七年三十九卒臨殯創條以犀桐屋尾
置棺中因物紀入之

孔融傳徐從子坦還侍中出爲廷尉以疾去職加敬
朝常侍還問書未拜疾篤庚冰治之乃能活坦慨然
曰大丈夫將終不開安國學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
問郭冰深謝焉臨終與庚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
野自若綿綿奄奄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
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恨未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伯
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機權之佐
常顧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
繫桎於華壤是風骨之所味政懷德之本誠矣今中
道而斃豈不惜哉故乃有聖澤感風烈侯幸時年
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

游體難鳴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
不起清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年少疾
患臨終時有在亦出而不圓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
須才兄於今日倍相痛惜昔以爲多器當大任國祚
未嘗與夜憂情當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
未果來書愈下申尊往復不覺深恨深明足下慷慨
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雖然未聞夫復何言謹遣
報於并致哀祭望足下降神享之

張湛傳茂太厚三年卒臨終執鞭手泣曰昔吾先人
以孝友自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
皇典播遷故當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遺孺撫
之還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吾
室下欲保吾百姓然實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
尊榮之換氣絕之日自歸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
焉

從忠傳忠隱於太山行旅懷之至長安謂之曰先生
獨善之美有餘救濟之功未也故達屈先生將任齊
尚父忠曰年衰志謝不堪展効乞還骸歸隱遂仿宗
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岳過士沒於西
郭文傳文少愛山水尚遊歷聞安令萬壽迎至縣中
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遂不離不食
二十餘日亦不寢寢問曰先生復可得後日文三舉
手舉一曰足終

桓冲傳冲娶庾亮亮臨終皆有表樹置觀成唯冲
獨與謝安安云妙靈靈實尚小兄寄託不終以此
爲恨言不及私論者反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

皆臨江贈送號哭盡哀

應詹傳詹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汨入朝頗
願竭盡齊好斷千金兩我東恩然一紀其間事故何
所不有足下建功南旋旌節覽吾承之幸實來奉
平生賜與足下進共竭忠本朝報恩幼主退以中尊
此州錫爵好賢好爵不我與及即爾冥永吾冀從
能不慨然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平德並隆功
名俱盛宜將建洪範維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
即曰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
吾此誠以成和六年卒

謝安傳安疾篤慨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將吾權
不全意愛溫與行十六里見一白鵝而止率溫與
者代其位也十六里見一白鵝而止率溫與者代其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進位詔遂侍中尚書
哈伯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欲又爾未嘗豫而忽一
誤矣亦佳異之專覽

關僕傳僕咸和七年六月疾篤上表進位曰臣少長
孤寡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恩隆下摩養贍
彌養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華七十位極人臣啓
手吾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漸暮餘寇不誅山
陵未復所以懷柔懷德不能已臣雖不知命年時
已邁恩殊殊賜封長沙侯臣之日當歸臣臣臣臣
父母皆葬今在尋陽歸終存處亡無心分違臣勒國臣
修護之事則以爲執事迎養終養終乃老老下落
不圖所遺爾爾爲我執事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
爲大馬之齒齒可小遜故爲陛下下馬年李雄北石石
季龍是以道荷立於已東東宿宮於東陽良願未

歿於此長幸此方之任內外之憂歷陛下選臣代使必得其材李宜王徽選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主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樹羣備司徒導靈識遠光耀三世司空審備員正內外唯允平西將軍亮推靈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晉時數敗賊敗道地乎天成四海幸賴遠左長史殷奉送所假節摩難曲盡待中詔蠲太尉兼荆江州刺史印傳案敬仰恩惠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愷期加督護藏復文武俱與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赴於樂船時年七十六

晉書王徽之傳徽之為黃門侍郎兼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焉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棄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竟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柩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歎絕先有背疾遂瀆製月餘亦卒

郭瑀傳瑀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與敦煌索殿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恐於護國西代索殿瑀之機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而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戶下至也龍飛至戶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幸

內發兄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間飲氣而卒淳于伯傳習性深沉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平昌快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慮此乎太元末為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尋卒垂歎記垂髮繼至泰合癸亥而還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還今日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廷夕殯事宜服三日之後殯服從政強遠何暇勿廢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喪等處行之

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愷善謝愷妻郭與入於浙江上學梓潼因為水神所責墮水而死已嘗理郭凶事及竟即往郭許社園棋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否因說所夢郭聞之慨然云吾昨夜亦夢與人爭錢如卿所夢何期太的也須臾如願便倒氣絕謝為凶具一如其夢

操神後記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時梅元覽為太守先已病矣哲往往省之語梅云吾昨夜夢見作卒迎卿來作泰山府君梅聞之愕然曰吾亦嘗見卿為卒著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同夢如前云二十八日當拜至二十七日殯時桓忽中惡腹滿竟斃梅素善九梅聞便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便亡二十八日而梅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第九十一卷目錄

生死部記事一

生死部記事二



人事典第九十一卷

生死部記事一

宋書王微傳微遺令薄葬不設棺槨故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匿以書所彈某並牀上何長史來

以架梁之何長史者便也無字來人運之

雖壯高賢傳張鈐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醉

嗜典墳難耕鋤鋤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不

起與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為安

若屈志貧賤何足為樂乃人蘆山依遠公研窮釋典

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向西金佛安臥而卒

秋六十五

南齊書陳太師王凝傳凝疾篤求解職不許賜錢百萬

營功德凝又答曰臣自覺不患至隆天賜暫走衛官

衆聞凝府慈能優遇極人臣生年求迫逢陰無幾

願陛下善養與善極善養吳興德納和為僧光四臣

命遣自數卷善佛經長辭明世伏弟鳴咽堯年八十

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凝臨終名子子康子

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

之地非心期所及至不念聚自功所假故以役兄弟

累多損吾志耳無言後當自相勉勵歸隱為先

有優劣位有通塞遂有當此自勉勵無足相補

倘若天運有變遂各各自修立約終之分無失也勤

學行守基業治揚趨向兩務如此足無憂患主儲

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言為情也二日薨遺囑書

火聚水干飯酒脂粉而己願望來賓一盤如以甘

果此外悉皆屏除置諸所樂樂樂則樂則樂則樂則

時節席地香火聚水酒脂干飯酒脂便足雖才愧古

人意懷祖亦有任不以遺財為累主衣所餘小弟未

婚諸妹未嫁凡屬此用本自莊莊當稱力及時事有

為難事事甚多不得甲乙相器及其中勿用餘物為

後患也朝服之外准下錢銀刀一口作家物令深一

依格其遺度也後當權可安佛供養外園二宮餘

皆如舊其後諸親後至者各所乘牛馬逐二宮及

可從服御衣裘悉為功子康等號泣奉行

竟陵王子良傳子良隨元元來蜀謂左右曰門外

應有異進人視之進中而南數百步出水上向城門

尋葬年二十五

南海書文惠太子傳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

篤上表曰臣聞地有元氣靈氣三善光道樹風于形蓋

周星前胸懷有若虛獨生并和謙謹謝疾大漸痊

然願臣守職守職未視時長遠仰懇慈顏內懷版

墮難能死生分理不足悲伏願無已之懷損既

往之珍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離九原無所遺恨時

年三十八

開府元勳齊肅度有道德通知定年月與親友別

永明末以壽終

南齊書劉休範傳休範精信釋氏衣粗布衣體傳長瘡注

法華經自撰佛號建武二年詔徵國士博士不就其

子糾糾正堂有白雲拂袖徧徧之內又有香氣及馨

馨其日卒

張融傳融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日旌無

旌不嚴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曰吾生平所善自

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新食左手執孝經老千

右手執小品法華經要二人哀事各通還家又曰

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哭不須暫停

園圖

唐景先傳景先為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

年寬人桓天生引豐房于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

驍動上以景先請寬上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瑄得

事健屬相屬容或侵軟雖有尋宜時勤說可復

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襄陽可假節司

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城城北百廿乃安牛

酒來迎軍未遇遇疾言曰此度疾病矣前復自

省必無起理但風得達恩今諒充或許蘭解事不

稱上恩慈自便長遠聖世悲嘆不知所言可為啓

事上謂至相甲思心終難成長孫顯國親賢等切

推未有所議方以仰慈聖明并境思所能報爾自

二茶毒以來致美已多分張所餘饋數人皆不似事

可以則月佛女桂支佛兒女玉女玉上善美滿歡

奉東宮私屬有二十餘臣女數百可憐好可侍各

二頭上蓋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司馬可侍各

一匹駢騎鐵軍各奉一匹駢騎仗亦悉悉奉六親

冬麥不得收穫可隨宜刈置即刈去寒意所賜聖主懷大德
非穀所生庶民安樂可輸運至京京人主久聞其
言乃命市之五石者短少督官各罰三處田勸作食
足供夫食力少更難食買租俱免俟秋耕充不須耕營
生周官部田師勸民分墾其久舊墾勞者應科理
生周官閭里氏勸民墾墾時年五十
顧穀傳自以知將終賦詩云三情氣因天行遊魂
歸物化疑口辛卒于剡山身軀載秋時年六十四登
葬舊墓不遠運到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

崔慰祖傳慰祖爲始安王撫軍參軍病卒慰祖曾海俗志起太公造西晉人物爲四十卷牛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注遷固二史未及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尉龍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俗志良未周悉可

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一通及友人任助荀爽并
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碑勿設靈座
獨異志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薨
生又以四月二日同刑于都市

南史吳昉傳時有趙僧巖北海人家窮無常人不
測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
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巖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
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梁書王茂傳茂纔年六十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鐘磬之樂茂任江州楚鍾磬在俗無故自墮心惑之及覺命作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淹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

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
裴子野傳子野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八十二先是子

五入圖書

第三九三冊 之〇八 藥

[illegible]

此等士商聞知之，見於人而誇華美，心欲窮鄉僻壤，生車熟馬，輕於赴任，而飽陳陳腐腐，使成痼一古此。故士商之爲官，其言中常帶乞及徐聞之以釋爲師。其無此志，欲飲任官以爲事，歸於樹山，隨得一地，隨生爲治，而心不須變遷，不勞什樹，勿設警察，勿置凡廷，則其爲官，無他，伯夷之朽水，其甚焉。鄉閭凡厥及朋友，爲所感，則成金少，志革心易。明年庚子，時年十二，歲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曰：心力勇猛，能斬死生，但不得久耳。時人譏指，而不知其爲神學也。有人得寶誌者，方耳莫測，而心默於典書，手驚起曰：唯是學道，清淨，若佛如此。三說家之充之，各有入爲其徒中，我佛歟，謂兒于并曰：吾不以此爲異，勿至致而亡人，以爲知命說哉。故曰：此異，此異，此異，此異。

願孝之傳，如：鄒魯諸儒，盡爲無德士及毀壞壞不免。魏孝八年，至孝于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教其子，曰：天生人，入理，爲孝，生既不知，從死亦安識。曰：天出所，所爲孝，上養于天，骨肉下，歸於地，地魂無所不之，具有已也。雖復衣衾，祿微，要若非孝，百年之期，若若雖貴，若若爲終，終則目之孫子，安能遂行。勿違吾志也。世間無所常謂中，都之制，允理，順情，情者也。吾不以此爲異，無所常謂中，都之制，允理，順情，情者。子肩于身，示不違，轉轉于不足，以教異人，棺之物。

[illegible]